



文錄評正卷之二

彙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矣開府吳中聞浙江兵變令設署後便

塘聞海上倭警令置城

此何異兒童之見而皆

矣夫

以作文

法傳云長

即取古

熟讀而精

集乎其

有日矣予

效語記 一以示學者

只士胡 孫復之徒畫

墨色及貴夫人以示

燈烟迹也夫文正公

與一二同志勤學乃爾

玩日惕月中 公已位宰

夫人猶藏微時故帳以警其子孫此忠

宣公卒繼文正公之美歟今搢紳子多淫溺

而狎小人惰慢而惡聞善縱有高賢如胡安

定孫明復誰肯與之朝夕相砥礪縱父母日

以貧賤勤苦事語之又誰能惕然有警于衷

哉嗟乎茲賢愚成敗之所由分也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其

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

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

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于人裳驚其言予謂坦言雖過激然

亦足為不義而富者之戒矣或曰既為大臣

何以無厚蓄曰前代五季不知 本朝即位極

人臣歲祿不過數百而積蓄 至鉅萬萬豈

天道報施消
息之理固當
如此坦言不
為過激

唐常衮辭堂
饌人謂不稱
宜辭位不宜
辭祿業先有
此議矣

盡出常祿哉必有不義而取者矣此固鬼神之所忌也生敗子以破之藉惡人以導之斯可懲貪墨垂鑒戒耳不然而憑勢鬻權瘠人肥已子孫乃能世世享之是無天也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隱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噫張公之見遠矣

世廟時分宜首倡捐俸而近來閣臣亦效之豈徒取名實以媚君爾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渾孱然一孺子耳乃寧死不肯去聖教爲異術烈哉志也近世搢紳士大夫之相天耶賤耶而群然舍聖賢之正傳從夷狄之邪說豈非孺子之罪人也夫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

嘉祐可謂直

可謂

可謂

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逮于也噫凡世之不自度而好爲相者皆當猛省于斯語矣

龐籍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龐公眞天子御史耳予觀世之冠豸而立朝持斧而行部者濟濟斌斌矣若求天子御史其誰屬哉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特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宰相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嗟乎自世之衰相君握炙手之權太宰甘紙尾之署當何時不爾耳哉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

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夫巖之相唐勢焰赫赫孰敢抗之而楊損終不以世業奉權貴可謂執義不撓者矣抑巖邪臣無足齒者然所欲不遂竟置不校猶賢乎爾予往往見權貴人隣有良田美宅不奪不饜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

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

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

熟睡于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曾入權書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瑄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各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闍寺不聞于誓誥豈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闍寺聞名猶謂不祥况巨瑄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麼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

大焉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情反覆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然後攬轡而行衆不敢謹曾入

權書

元平章廉希憲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予謂使江陵喪父時哀毀如廉公又誰忍奪其情哉夷狄之有臣不如諸夏之亡也悲夫

不問魏政府
之門人世多
有之即伍公
其人也惜不
以清華之秩
薦之安世初
不望溫公之
薦

司馬君實哲宗時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佐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嗚呼世之居政府者亦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乎設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而肯薦以清華之秩乎若兩君子者真希古之高誼豈可于世情中求哉

文中子書多援唐初名臣為門弟子先儒已疑之矣今觀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其說

文中子無論其著述即累徵不起是何等風尚門弟子推尊其師何必深求

與諸國興亡事一一符合何其先知之神歟
即能先知何其顯露若是歟至云道不終亡
必有達者興焉主意在此蓋必通之門人有
在唐初者既述通言語爲書而又託關朗之
說以推尊之謂是天生聖哲關繫氣數云爾
或曰然則周史之筮陳敬仲史蘇之占秦穆
姬不亦顯露歟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
陳了翁貽曾布書云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
臣改過福及天下名言乎予見世之大臣聞
讜直之論輒怒輒辨而戮辱且隨之噫安得

改過之大臣以福天下哉

自古言官未聞有杖辱之者 國初間有之

然皆不去衣重綿裹受逮汪直用事忿人攻
已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于是始
去衣痛懲之此後宰執皆效尤焉而斃于杖
下者多矣言路不振實坐此嗟乎元老大臣
不務省愆念咎開納讜言而效兇豎以箱公
論之口蔽聖王之聽非人哉

陸五臺任陪京時嘗索唐人所畫羅漢于嚴
中舍又覓所謂佛牙者盛以金盒俱以遺內

真實敢言之
士當不因杖
而遂不振

用太宰者非能
之何為

守備尋轉太宰時時與方僧晤言于僻靜佛
舍中而朝士之競進者遂群起而佞佛焉都
人作詩刺之有談經不為天花墜說法惟求
太宰知之句噫大臣居統均之地不以正自
持何以風世獨其壬辰外察謫縣令之冒
濫臺省者五六人則一大快事也

撫按丁憂揭薦方面有司予已非之矣近則
又有揭刺焉而銓部即為之題覆處分此皆
創見事在撫按固為抗 令蔑親然銓部獨
無曲徇之責哉

黔國是酬功
世爵與他鎮
得更置者不
同責凡材以
定不幾誤
國乎恐有不
得不更遣者

滇中小醜作孽平之甚易何事張皇乃在撫
臣則謂危及社稷見不止細故自誇戡亂之
心已著矣在本兵則請另遣大將竟不由會
推自誇運籌之心亦著矣夫滇與各省不同
鎮以上公重以世權正藉其威望兵力平時
綏戢臨警戡定足以控制諸蠻夷也今不責
成沐戲而更遣劉綎何為者將開創以來皆
為虛設自今已往徑當裁革歟且綎何人也
貪財好殺人也予在兵曹曾與同列觀其自
試驟身跳躍以示可用技止此耳乃屢蹶屢

起錢神誠靈獨如滇中又增一寇何嗟乎
國家全盛時所倚仗以濟緩急者僅僅若而
人求能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乘長風破
巨浪戮鯨鯢封京觀者其誰屬哉亦大可寒
心也已

朱山陰屢疏乞休極陳苦情至謂去亦放心
死亦瞑目者惟在考選一事噫相君負天下
之重任荷

王上之隆遇乃僅僅以此縈
念耶或曰然則考選可廢歟曰何可廢也第
當今急務更有大焉者如

躬

郊廟

以修祈永之實

御朝講以振明作之功

速批發以杜煬灶之奸罷權稅以收走險之
志凡此皆關繫

宗社安危較之考選孰

大孰小孰緩孰急忠臣有心可姑舍是哉

此是好看話非實際語數者之不詳失不在
屢疏乞休之後而在大拜之初蓋進閣時當
舉前速批發數者力諍之諍之不得則必去
不留
聖心庶其感動乎猶必須有同心
者之繼其後也若逾三月則百不可得矣逾
暮年則千不可得矣况將去將死之日乎此
時還是考選可諍
聖心每到極處方轉
蓋當其時亦
聖心將轉之候也伍公憤
激之論每謂臺省可廢故見謂非急務耳余
官謂引君有道納誨有機須兩眼覷着
朝廷一心對着
君父誠能迎機而投未
有不轉圜而聽者若始焉靡靡不振而欲况

侃諍之末路萬不得之數也山陰初
見時正余辭朝之日舉拳而向
 樓曰兩浙無銓部請告在籍者故引而讓之
小臣有母在實以憂天而去不知新相來作
 何補救竊謂斯時當反汗之初礦稅橫行灾
 害叠至正感動王上一大機括而三相
 竟皆失之為四明者當以前數事諍曰邇年
 以來矣闕實多皆臣不能補衮者之罪即擢
 髮不能數臣以獨在綸扉不敢言去今有二
 臣在聽臣言則留不聽臣言則去三請而不
 得則移之國門之外以待命其去就豈
 不毅然也哉為歸德山陰者一從陸一從舟
 則宜止于國門之外昔人有以十事要說者
 不妨以前數事力請于皇上而要之曰
 皇上誠聽臣言則臣雖未入國門皇上
 已為聖主臣已即為良輔不然有一貫
 在又安用此伴食者為也三請而不得則移
 舟車而南聖心庶其感動乎而惜乎皆
 不能也蓋一陛見便未易抽簪進不能致
 主退不能保身矣若當屢疏乞休之日而欲

以前數事諍有留中不答而已蓋臣下循環
諍之而
 從來矣故曰失不于其後而于其初也純誠
 為國者必度其身度其君度其時而後可然
 必于其始圖之慎終惟始吾甚有味乎其言

近聞有一二藉建言以博名高又藉名高以
 博厚利者此少正卯之流也使遇尼父難乎
 免于兩觀之誅矣或曰其人可指歟曰姑隱
 之俾知自愧庶無迷復乎

或問滇中屢報捷音鳳賊業已就縛郡邑俱
 已收復果爾則論功行賞可乎曰不可功過
 相準可乎曰不可獻印罪大勦寇功小

方董賢寵倖時卽丞相光且伏謁焉及死埋屍獄中無敢收卹者獨故吏朱詡自劾去府買木棺斂葬之爲王莽所殺若詡者義激于中之死靡悔真烈士也子浮佐光武中興官至司空孰謂天道無知哉

漫錄評正卷之二

多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攜李賀燦然評正

嘉靖丙辰呂公本以大學士掌吏部事阿分宜意疏請考答兩京大小九列及臺省官于是罷黜大臣之賢者葛守禮等十五人科道李幼滋等三十八人若列之優等而留用者則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鄔懋卿楊順輩也而御史之留用者仍各杖四十其媚權傷善附勢作威如此吳因之爲祠祭郎

議奪其文安之謚雖竟寢不報然君子之

浙中一弄廉云近來鄉賢大濫名宦絕少春

秋二祭時地方諸公謂名宦當請過幾位鄉士

夫同享不然一副猪羊何足供許多鄉士夫

用予曰鄉士夫中多有貲郎雜流典史驛丞

之類豈可與公祖父母並坐存廉曰業已受

公祖父母拜跪矣記此以刺濫入鄉賢者

雷陽推官高維岳儉壬人也與同知張儒象

不協維岳署府篆而庫胥以錫錠換出帑金

七百兩營利及儒象代署而發其奸維岳雅

負精警惡儒象之形其短也乃誣執儒象而

按君誤信之行司道暨守推多官勘問皆心

知儒象之枉而莫敢決予至以片言折之坐

庫胥而釋儒象

顧涇陽遂于理學諸所論說皆從涵養中來

故親切有味殆聖門所稱善言德行者歟

大丈夫處世當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

倒寧能泛泛若水中鷗與波上下哉在湖南與同列

舊話不須入

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每遇春月婦女艷妝冶

容什伍成群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吳之虎丘觀音諸山寺中屢相錯也髡徒少年無賴子聚而觀之又肩相摩也此等風俗非在上者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大爲隄防曷由息乎

雷陽有諸生欲冒賊武弁者衆弁不肯保而某守道曾視粵政爲師生之誼切責衆弁取結會某以警去高維岳署府篆遂恣意羅織指揮戍者七人已斃其四諸生成者三人已斃其一械鄉宦女于千里之外而殞命發

青衿墓于數年之久而滴血鬼薪二十餘人繫獄一載有半賊贖至一千五六百兩制府行司道及各府官會問皆莫敢反異蓋高有大援且畏其筆端舌端也予至盡削其贖止杖七人賊贖悉免制府貽予書曰冒襲一事問官欲藉此以博風力株連無辜武弁盡于一網而餘波及于三生前此承問者相視而不敢厝手茲幸公一平反之雖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尚可不死云云

善觀人相者先觀骨格善辨人品者先辨心

此事宜紀不妨自誇

術

國家有中衰而後有中興頃見平定小醜輒稱中興謬矣若梁霖宇捕獲楚宗之毆殺巡撫者疏叙功伐至謂中興茂烈莫此為盛不更謬歟古者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天潢之胤誅夷禁錮固其自取然 皇上必有隱心焉而為臣子者乃張大誇詡希冒

此論是

恩賞耶

建文朝多忠臣無才臣

成祖朝多才臣

無忠臣

世言

本朝元老以博學名者無出楊東

里丘瓊山李西涯之右愚則謂三公皆不識字何云博學東里不識節義二字瓊山不識止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嗟乎猴獸耳豈可責以君臣之義者而觀黼座之上非其故主跳躍奮擊留侯之椎乎司農之笏乎義烈哉當是時執簡鴈

班鳴珂丹陛濟濟踰踰于逆賊前者唐室舊臣也目擊義猴獨不愧死耶文公修綱目于朱溫篡位之日當書孫供奉死之斯足以羞夫懷二心事二君者

建言遷謫諸臣粹白無瑕精忠自矢者多矣間亦有一二不類或藉以沽名或藉以避咎如孟給舍養浩以言事杖黜都人語云孟五峯打一百打得身子乾乾淨淨只緣有此等人故孫月峰深鄙建言者以為槩不可用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實是貽譏史冊

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寔衰世苟且之政聖王之世無聞焉頃自小人言利之術中而權豎徧天下矣皆扁其駐劄處曰 皇店噫皇字豈可加于店字上耶堂堂 天朝乃效市井商賈開店列肆耶書之史冊貽笑千古矣

粵三珠池俱在合浦設遊擊一把搃三以守之每遇冬月東莞等處奸徒輒駕巨艘數十來侵官軍出禦互有殺傷陳文峯為督府欲獻珠權貴人潛令奸徒盜珠時薛鳴宇治兵

海北聞警嚴行捕逐而官軍探知陳推伴與賊鬪而實縱之噫國家大臣節制兩省而甘心盜賊之行名誼掃地矣且如辱君命

何丙午春予自粵歸遇鳴宇于貴溪語予如此鳴宇陳同鄉且為年家必非妄也

國家惟輔弼統均兩大任皆當用天下第一流人物毋論奸貪即碌碌庸庸者居之鮮不

淆公是而啓倖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矣

宜遠宜近當酌其地宜繁宜簡當量其

吏部曰銓部近創立掣籤之法則改為籤部可矣有一山人詩云冢卿無計定官衡枯竹

何嫌之避信不直聽之枯竹

拈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關節到依然好缺人情句欠微婉意最切中

薛鳴宇明爽練達巡撫之推固當然小醜臨

城陳既喪氣薛亦束手初未聞運竒以佐禦

寇之謀又未聞正言以挽獻印之謬威望損

矣展布難矣且與陳共事兼有年好彼疎防

辱國濫殺冒功諸罪狀其肯一一覈實以聞

乎不也若鳴宇者用之別省則可用之滇中

則不可

劉瑾就逮

詔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廷鞠

之瑾張目厲聲曰若輩皆出我門下誰敢問我諸公皆辟易不能發一語噫於斯時也吾不知諸公何顏復行長安道上又何顏復對妻孥親友哉噫微戚畹蔡震挺身折辯國空無一人矣

安堯臣一土舍耳滇蜀兩撫臣不能制其死

命何也跳梁如故

爵賞已頒

授土知且府銜

請令安疆臣分地與之將更立一府耶恐疆臣未必肯裂土則鎮雄未可得息肩也郭中丞失策甚矣近見錢侍御疏確有的見何辭

以解世謂中丞有才畧吾不信也

問相君之賢孰從徵之曰觀其無用事之奴則知之矣自來相君必畜有一二用事奴招權納賄壞紀亂法文武兩大柄皆得操之而費財至累鉅萬彼赫赫師尹近無令名于四方遠遺穢聲于千載職此由也易云小人勿用開國與承家何以異哉問其人何如曰如江陵之尤守禮是也此輩類能以小才給主之用以曲謹結主之權而相君遂落其牢籠中矣

隱然自誇

問滇粵同時失事可並論乎曰何可並也欽州與南交接壤有兩路一爲防城一爲龍門防城前代貢道今商賈輻輳富饒在欽上而歲苦夷寇剽畧乙巳冬予創議築城控扼要害而寇不敢近始有窺欽意矣龍門荒僻寇未嘗至備禦甚踈故出我不虞且乘城圯得意去此亦疆圉恒有之警爾海北雖設有叅遊以理戎務然叅將駐雷陽去欽六百里遊擊駐永安去欽二百里而海濱廣漠兵力寡弱非若西北邊營堡相接烽火相望可以朝

警而夕救也若節鎮則去欽一千五百餘里卽使唐之李郭宋之韓范臨之恐徼外狡夷亦未必不竊發也以較滇事大有徑庭焉會城何地鎮巡二司多官何在而境內殘孽敢行稱亂陷郡邑數處矣索賞賜冠帶矣甚至逼勒獻印乃解此其視粵中疆圉恒有之警豈可同日道哉議者弗察而並論之誤矣爲治之要在恩威並用然有先後之序焉威行而施之以恩則畏刑而民不殘懷德而民不慢政是以和李雍野令長洲始至法無假

借久任事多寬恤得此道矣

通參朱虞對方正廉潔有古人風儀部岳石

帆以論國事謫官忠矣且貌若恂雅而胸有

擔當皆嘉禾之賢者也沈秀廉士龍志向不

群與論人品多獨見當是後來之秀

顧韋所直亮有聲諫垣每論國家事多合機

宜予見江右搢紳云豐城令君前有顧韋所

後有湯質齊縣中事無巨無細二公皆若燭

照餘俱弗能及也

作史者論事易叙事難謀國者言事易任事

難

搢紳大夫以此仕者國典所重也邇來則

甚鮮矣若或袁大叅恬心于勢利之途乞

身于強健之日際末世而勵高風吾忻為執

鞭馬視彼踰入秦之年逼遇文之景而耽戀

祿位不休者奚若哉

或問申少師曰公位列台垣名在寰宇太史

當詳誌之矣乃其盛德之至則于居鄉徵焉

公以忠厚長者之道自持而家庭率雍熙之

軌閭里蒙安靜之休士無異論民無怨聲非

信如斯言高
尚不獨伍公
然不聞袁公
如伍公誇為
盛節

此論殷然若
有師弟之誼

甚盛德不及此公之克享天下全福也宜哉
噫彼有徼一命而傲然自恣躋要地而悍然
凌物者聞少師之風亦可歛戢矣

戰國高士魯仲連尚矣如踰垣閉門戲瀆沉
淵之徒亦其次也聆忠告之誨陳讜直之謨
一旦颺然去之若蚺蛙者又豈可少哉方今
居言路者多默默容容犯顏敢諫者鮮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掛冠勇退者抑又鮮矣求一
蚺蛙其可得耶

漫錄評正卷之三

多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
之大司寇為
此議則可耳
然此事亦有
至平之論中
丞罪誠當死
第當棄印時
逮而戮之亦
奚說之辭令
其戴罪勦賊
賊平而仍議
死宜其曉曉
也蓋戮之棄

問滇中陳中丞已革職聽勘矣將勘其踈防
失事之罪歟將勘其濫殺冒功之罪歟不識
代者亦肯一一據實以聞乎否也曰踈防失
事濫殺冒功皆其小者也何足勘也自有無
待于勘而罪狀顯著者焉堂堂中國赫赫大
臣而擅以朝廷印信獻之殘孽小醜此
古今未見之事三尺所不載者即此可以議

印之日可落疆場之臣失事者之膽戮之乎賊之後恐寒失事之臣以功贖罪者之心

辟而正法矣又何待于勘耶

魏見泉魏崑溟皆以高節懿行卓然表世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也見泉官至中丞未竟其用崑溟僅為銓屬不永于年君子惜之予令貴溪崑溟兩貽予書皆規戒語無一諛詞蓋能以古處者益友也迄今恒思之云

李福達之獄三法司皆逮問 上命永嘉

安仁攝理安仁素與大司寇顏公願壽有隙及廷訊安仁謂顏曰汝生平強項今服我未不應乃命以銅授授之司寇不勝痛大呼爺

饒我當時都人士有為十好笑者其一云

郎授得尚書叫正指此也噫安仁以大臣而

借公法報私忿欺

聖主凌同列無復有人心矣 時安仁為亞卿未入閣

項鼎鉉者嘉禾富室子也鄉會試皆以夤緣

入選及考館而倩一翰林代筆得首列物議

紛起蘭谿懼乃暨監試者各疏以聞而鼎鉉

自請覆試許之及期竟不至其冒濫賢科 欺侮

聖主如此即削籍有餘辜矣而猶降雜職

何也聞蘭谿曾受其賄故留其根殆或然歟

項番鬻負異材過目能成誦父為玄池少叅嘗備兵蘭門四明以所私鄉親囑之開薦少叅反開其劣狀論去四明深街之故中之禍語具沈繼左司馬誌

中時蘭溪雖尚在不與閣務久矣以四明事而移之蘭溪其不核顛若此黃綠受賄何可以或然輕議本家宰李對泉而又移之霖寰

皇上實厭激聒獻納之益立懷奸結舌

者能之納約自糖正不妨委宛李公不為失言

國家設科道官豈徒緘默備員而已乎逢迎取寵而已乎正使之人人正色人人張膽補周王之袞請漢廷之劍臺閣風生山岳震動斯職業克舉而國家有賴焉耳近選授之命久稽羣臣之請屢格而李霖寰之疏上矣其言曰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已深諸臣必更相戒約務為老成慎重以稱上意自今以後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皇

言是謂

皇上惡諸臣之言而故意摧折

之也是何窺

皇上之淺也是謂諸臣畏

皇上之摧折而遂不敢言也是何待諸臣之

薄也且令委頓之人求稱

主上之意以

懷奸為老成以結舌為慎重即青瑣斌斌烏

臺濟濟將焉用之李公于是乎失言矣

趙南渚數論時事無一疏不剴切無一語不

痛快南北大僚皆在下風矣然或猶謂公先

後諸疏中絕無侵及政府者而荐晉江入閣

留齟使久任識者頗窺其微意云

漢張道陵之孽世巢龍虎山用妖術惑衆歷代以天師呼之 本朝定爲真人秩一品何功何德乃與孔子並郭鯤溟大叅做秀才時嘗自奮異日得志當首除之及擢銓部卽抗疏請闢異端之教時新鄭當國持正不撓奉穆廟旨將真人名號永爲革除子孫止襲提點斯非千古一大快哉萬曆初江陵馮保各受重賂竟復其舊噫邪說靈乎錢神靈乎獨不念 先帝御墨未乾而弁髦之兩奸之罪不容誅矣

文章卽性道之呈露聞文章卽聞性道賜也分言之其猶在未聆一貫之前乎

耿楚侗纂述前哲令德事以勵世風其意善矣然未簡盛稱楊太宰之美何心哉使太宰

已去位則可耳君子謂楚侗非真品有

夫以

搢紳士居官通賄何以責胥史之作奸居鄉通賄何以責僕隸之作奸且俾妻孥見而問之曰此物何處得來將毋汗顏乎將毋齟舌乎

丙午冬吳有豪家殺人業已論死矣四百金

楊少宰掌銓時位何以稱之

之賂一入署官之手則兇人漏網冤鬼夜號
矣噫草芥人命以納賄弁髦 國法以肥家
使天道果無知神明果可欺則亦已矣不然
彼貪官者得無懼乎

丁未冬吳中旱無麥苗今戊申自四月至五
月大雨如注晝夜不止高阜皆成巨浸村落
悉漂洪濤而江海泛溢水勢日長蓋滔天之
災百年僅見者也周開府率屬吏申少師率
鄉紳竭誠祈禱心力俱瘁而開府題疏字字
痛切可泣鬼神豈不足以感動 宸衷而百

萬士庶嗷嗷籲天冀一浩蕩之恩旦暮且下
第恐司農氏止憂 國計不恤民生屯膏未
光則此魚鱉之民老弱者爲溝中瘠強壯者
爲萑苻盜 國家根本重地能無動搖哉此
聖王宵旰之所先也 嘉靖辛酉之水比今
十之六七萬曆丁亥之水比今十之三四且
彼兩年來自秀實之間猶有半收今年來自
插蒔之際全無可望 廟堂之上豈可不
察而槩以常災泛視之耶
或謂予錄中間及已事是誇已以方人也無

自爲解嘲然
古人多是泛
論不如伍指
其事指其人
而言之誇已
長而談人短

實有據鞍躍
馬以示可用
之意

此心難昧伍
有求知之心
否

乃不可予曰非也昔者曾子以仁義輕晉楚
之富貴孟子以古制藐大人之巍巍而解嘲
荅賓戲進學解送窮乞巧諸篇各言爾志自
表所長此數君子者豈亦誇已以方人歟且
錄中間及已事或以明職業之當然或以示
子孫之可法非誇也矧身既隱矣焉用誇之
以求顯耶

君子之爲善也出于天性之本然非有所求
也一有求知之心則善必不真非有所徼也
一有徼福之心則善必不終

誇已方人

予去湖南過蘄陽兵使沈觀瀛謂予曰丈此
行名震寰區矣予嘆曰民受其禍而吾享其
名忍乎哉沈復曰弟亦有是志但不能若丈
之勇決耳未幾沈爲稅豎所劾謫官

管寧邴原皆避地遼左寧見公孫度語惟經
典不及世事而原則好以清議格物寧謂原
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
也密勸令西還若管幼安者始聞徐孺子之
風而效之者歟明哲保身二公有焉倘世非
亂主非昏則邴君之清議其可少哉

亦自爲解嘲

重出

議朝政則可
雖黃人則不
可信人之舌
以為筆詆賢
醜正奚可哉

又自為解嘲
豈其心亦有
所不安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退
哉古相臣之用心乎乃予所深嘉者尤在當
叔季之世而直道猶存清議不廢也方今搢
紳士母論朝政緘口結舌即人品短長亦莫
敢置喙俾廉正之芳名不彰貪邪之穢行不
著史官紀載何裒焉甚非所以為世道計也
噫豈可令 天朝之搢紳反出小國之鄉
人下哉

邊道滿一考例遷二級此楊虞坡所議行也

然原議止指有功者言之若其無功自從常
調邇來各部督撫諸公曲徇人情毋論有功
無功槩得超擢于是智巧之士競起而求邊
道矣如能結督撫之歡不數年而亦薦為督
撫矣且所謂有功者何嘗運折衝之猷樹捷
伐之烈虜來一鏖戰斬將搃旗耶不過窺探
遠獵潛出搗巢俘馘老稚妄報首功耳考叙
功諸疏皆曰狡虜謀犯曰出境截殺則其實
亦自不可掩 廟堂之上柰何槩以上賞
酬哉

郭瑀少有超俗之操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遣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使至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噫大丈夫處世寧爲天際之翔鴻乎將爲籠中之凡鳥乎鳥乎內豎高淮播惡遼左十年矣兵民不勝楚毒一日發難當是時凡有鷹鷂之志懷忠義之憤者孰不以淮之碎首焚尸爲快而管關主事李如僧通判王修行乃大叫解圍左右翼蔽護送郊外而元兇漏網矣淮極口感頌至謂今日之得以生叩闕廷者實二臣之再造也噫再造之恩不施于倒懸向隅之衆而顧施于吮血吸髓之豎耶又謂永平知府高邦佐不偏不黨周旋道路其亦不畏清議者矣李王二臣明係聞變往救淮疏所云固實事也而劉中丞乃曰計哄入署二臣非三尺童子豈其亂方震隣兵且在頸而可以哄入哉又曰脅之以刃懼而從之亦豈白刃可蹈之節哉淮既逃死旋肆反噬文武多人之被逮虛捏多金之追償益深益烈之禍其誰貽之野有嶠虎衆共搏焉已就柙矣而故

縱之仍入市食人何以異此通判無足責矣
主事以甲科之俊而甘爲兇豎之黨將何顏
以見王少府李叅戎也或曰二臣有地方之
責安得不救似亦可原然楊榮之死 朝
廷何嘗罪及守土之臣哉義當閉戶情急纓
冠天下其誰能說之

嘗謂世之好名者猶賢于收名之不恤晚蓋
者猶勝于晚節之不終或曰如子言殆亦衰
世之意耶

戴鳳岐在兩廣非不勝任也卽後來代者亦
未必能遠過之也而朝中議論日煩蓋有倡
之者而未盡覈其實也雖然公通籍四十餘
載官至正卿祿食一品知足知止自當早裁
何待人言故一請不下至再至三至累疏
必得 請然後可若甘以身爲射的如大臣
進退之義何哉

此論是

性命道德之理古先聖賢發之盡矣身體而
力行之終日孜孜猶懼不及何必更立一見
更著一說以求勝耶近世儒者執求勝一念
務爲新奇玄妙之談而考其躬行實踐工夫

顧闕如也古先聖賢之門且不能窺而况能勝之乎哉

漫錄評正卷之四

多集

古吳伍袁萃漫錄
樵李賀燦然評正

金大叅綠野居官居鄉一以簡靜為主蓋朴誠長厚人也子給舍崑源在留垣多蹇謬聲數論時事通達國體且有言人所不能言者可謂克繼前人而光大之者矣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品也品之不端焉用文之韓柳竝驅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

于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人品尚矣

或問做好官而被人中傷將柰何曰人顧自立何如耳誠站立得住縱遇險惡風波誰能動我嘗謂做官正鬼神且畏之做官庶鬼神且敬之而況于人乎彼被人中傷者夫有以取之也

君子貴自反亦多有無端而被中傷者

言官論人須顧惜國體往有論華亭而及其夫人近有論太倉而及其子婦皆務為攻訐而不顧惜國體者也且曖昧之私污穢之語

豈可褻瀆 天聽哉

于張之言是處世之道非論交之道

問于夏子張論交孰為正曰夫子云師也過商也不及即論交足徵矣畢竟吾人當學于夏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可藉矜容之說而忘鄙匪之戒也

上既無前席之言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窺探逢迎為精神以結交寅緣為工夫小臣以奔走權門為德行以背公植黨為職業此史侍御武麟疏語也切中時弊故錄之近見會推疏殊多可議家居而見推如黃儀

庭當矣而陳肅菴何以濫及之沈繼山之品高出呂新吾上何以反遺之見任諸公中蓋有老耄庸鄙當去者何以槩舉之而統均總憲兩重任又皆以匪人叅焉 朝堂之上

公論何如矧會推之法先酌才品最高者正次者陪若才品相等俸深者正淺者陪今則一疏之內一人之身而或正或陪或南或北錯置請 裁何無定見乃爾將何以取信于皇上哉

此論是

自生民未有之論一出而孔子之尊直與天

等誰可竝稱又誰敢低昂之也若與釋老並稱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則自管登之始以聖智仁分別而低昂之亦自登之始六德之說既詘矣而又有爲之解者曰先釋老而後孔子猶夫先夷尹惠而後孔子斯言更謬推尊時中之聖而先以一偏之聖發之孟子之意蓋如此今登之果推尊孔子而先以釋老發之乎否也矧孟子班夷尹惠而不以班于孔子登之則班釋老于孔子而且末置之矣或又謂登之以時世分先後亦非也伯夷後

登之真所謂遺詞

伊尹六百載而孟子首列之重其品也蓋夷之清萬古希覲而任次之和又次之一班之中自有差等豈以時世論哉知孟子所以首伯夷則知登之所以首釋迦矣

王給舍聚洲疏劾黔遼兩撫臣謂郭青螺近著三論皆以趨奉爲主而婦寺一論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安相依噫郭之心已死矣何狂悖乃爾謂趙用吾投揭部科欲乘朝鮮爭立取而郡縣之夫二百年來不侵不叛之臣一旦乘其危滅其國于仁義何居豈天朝所以撫萬

邦而風四夷者哉趙之心亦死矣給舍以二

臣可斬可逮誠非過也

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噫世之學者奮志用功能若寧越乎則何青雲之上不可立致哉

選郎自摧折之後多改令圖仍蹈覆轍狗請

新甲科類授
以大縣何至
乃爾

托通苞苴矣近聞新進士授縣如得好缺費
至千金此從來未有者殊足駭也豈獨壞選
法辱天曹而官邪民困皆由之矣少宰清操
素著而司屬乃爾殆亦獨善其身者歟

今洪水震蕩國計民生兩虛地方諸公蒿目
焦心而巨室大家方且閉糴坐索高價近聞
玉峯某孝廉富冠一邑倉滿數萬見米價日
增大喜曰若明歲仍如是吾積蓄可盡發矣
貪利幸災如此不仁之甚者也又聞松陵士
夫有爲商販緩頰者有爲富戶居間者亦皆
無人心者矣

縉紳大夫當
歲侵時誠宜
減價平糴以
爲閭閻之倡

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爲無奇是矣今惟
平糴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爲今日
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
我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
所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縉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爲不厚當發倉廩以倡仁義之
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爲不多當散積
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
以爲利開糴自豐是助天爲虐也而忍乎哉

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海忠介祠落成予作文祭告畧云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知公之槩予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知公之真又云公靈在天公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忻然有契于其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于其額卽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趑趄也嗚呼是可以維名教而勵世風矣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

大明律亦不載傳

此陰德事

聞正統間錦衣衛始置以媚王振而今則各衙門無崇無卑一槩用之慘毒之狀史所稱死猪愁突地吼者何以加焉予在海北請于督府通行闔省凡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及巡捕巡檢等官俱不許擅用而自州縣正官以上非訊人命強盜重情亦不許輕用違者聽叅聽拏仍刊木榜豎立各公署門首以垂永戒督府從之

顧箴吾有儁才令貴溪吏畏而民安之矣祇以將迎之悞得過上官轉少府今爲憲僉中

間曾守臨江又以恤民故與稅監構被論左
遷都人士高之然自庚辰迄今幾三十年不
離五品外官視彼速化者奚若也而公之守
正亦可見矣

張忠定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
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
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迎之且揖張公
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
日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
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夢告

公能如黃
承事否

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
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
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少熟小
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
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
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裳令二吏掖之
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
比比青紫夫承事卑官耳祇以賤糴賤糴一
念之善明神敬之大臣敬之子孫蕃衍青紫
雜沓積善之報固不爽也今之縉紳大夫何

莫由斯軌哉

伍氏芊姓楚之公族也吳之有伍自行人始行人知吳之將亾也令長子入齊爲王孫氏而已與次子居胥閭之間漢校尉瓊吳都督延其胄裔也而皆死國難嗣是代有節烈士焉臨安失守有官侍從者避地樵李孫顯之元季以賢良徵耻事夷不就歸吳求行人遺址曰南濠者卜築焉貞隱寒泉二公暨予俱發跡于此墻宇甚矮而梁柱頗肥蓋元時式也先封翁暑夜卧其中而屋忽壞出翁于瓦

礫間床脚盡折而翁猶熟睡不覺始鬼神護持之歟時翁壽八袞矣是歲

元良生單

恩授章服明年予考績封貴溪令顯之兄留嘉禾今嘉禾之伍其後也而奉武林行人祀者其支也予爲督學給以衣巾且置田二十畝以貽之而吳之行人祠獨乏奉祀蓋一缺典云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

王文正可謂一言定國

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會入權書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後官兩

此只宜載之家乘

有田六頃以爲祀先膳族之需其自給者當稱是家固不貧何難爲廉登第幾二十年居食且不給者公以爲何如也

府祿賜豐厚乃克成之夫二公道德勲烈弗可尚已若夫推朝廷之恩以及祖宗之胤則後生小子或庶幾焉予登第初懷思高誼願佐下風而居家日長居官日淺有志未逮也頃蒙 聖恩起用海北待罪幾五載俸薪

近千金始得以恢復世業而更益之有庄一區有田六頃而祀先膳族皆取給焉且歲輸米十五石以助糧役之北運者又急公之義也時中丞周公兵使李公郡守趙公司理林公邑令祁公皆樂成人之美相與裁定令世

世遵行世世免役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而予三十年來未遂之志一旦獲遂矣然實范吳二公有以風之也

靖康間金虜圍汴城中乏食而轉運使某巨富儲米麥二十餘萬石府尹自往請之固却弗與及城破隣里共縛某併其妻孥俱生噉之而焚其廬無孑遺矣此貪利幸災之前車也

漫錄評正卷之四終

漫錄評正卷之五

多

古吳伍袁萃漫錄
檇李賀燦然評正

天災流行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僕隸亦享肥饒貧者父母多填溝壑何天之不仁若此哉居民上者誠能割富之有餘補貧之不足則可以轉不仁而為仁矣此所謂挽回造化之微權也或曰如取怨巨室何曰德我者多怨我者寡古語云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

伍公何不窮
先倡之

御史黃洪毗聞之莆田人也居官不潔罷歸以所得十萬金置一荔枝園歲可獲息數千僅一年而焚于倭方倭之圍城也城中乏水而黃家有兩大井隣里競求之弗與噫黃以十萬金賣官即以十萬金買園當危急時勺水且吝而孰知官與園之兩喪也亦愚矣哉國家兩大政曰銓法曰憲綱銓法之壞至今極矣憲綱之壞亦至今極矣或問銓法之壞子屢言之矣茲謂憲綱之壞也何居曰試職之不考實授也各差之不交代不復命也

憲綱之壞是誰之咎厥乃以余并論總

不回道 考核而徑改差也多許寬限而

槩陞京堂也噫當事者豈可令二百年來道揆法守而廢弛之殆盡哉

李君行子弟請貫開封以便進取君行不許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君行心術如此可謂誠矣家教如此可謂正矣晦翁錄之小學蓋人人習之矣而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則皆父兄之過也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縉紳大夫不聞教忠君于能仕之時而先教欺君于始進之日亦大悖乎李狐二公之訓矣

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此湯心術巧處被
太史公勘破然却爲萬世奸臣逢君固寵要
訣

古人荒政詳矣吾獨取強糴者斬閉糴者籍
八字告諭何其簡也何其明也又何其藐藐
震懾人也卽曉譬百端無踰于此夫強糴者
斬其誰敢攘臂而雄行焉則巨室得安矣閉
糴者籍其誰敢殖貨以自豐焉則窮民得食
矣謂救荒無奇策哉第患狃于姑息而強者
未必斬牽于世情而閉者未必籍爾噫非剛
正不撓者其孰能行之

漫錄鄧書燕
說處正不少

祝京兆枝山善草書求之者恒吝而不與然
好人說新奇事聞卽筆焉于是求書者多造
言以罔之輒得書去故枝山所撰野記多鄧
書燕說觀者不可不辯

先君子語
予如此

鄭子西子產之父皆死于盜子西聞盜不儆
而出子產聞盜成列而出世謂子產才于子
西矣予則以人子聞父橫死五內崩烈矣奚
暇從容庀其家事耶卽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又何顧焉子產誠才于子西而子西之心則

過子產遠矣

嚴養齋陳雨亭居鄉皆以長厚為主故海虞有嚴老佛陳弗說之諺雨亭再以言事謫官家食最久惟放情詩酒山水間以自快足不入公府語不及世事起官至少司寇無改其素此亦先正之令軌已或猶謂公之論新鄭為承望華亭風旨恐未必然

鄉之先正豈宜寓刺于褒

有慶有殃善惡之報止于其身也餘慶餘殃積善積惡之報及其子孫也此皆天道之常毫髮不爽者也可畏哉釋氏乃謂生前所作

死後受之今世所作來世受之則大謬不然矣

知天畏天一心也惟知故能畏而惟畏知益精知命安命一心也惟知故能安而惟安知益邃然天命至微豈易知哉上智生而知中

人學而知生知尚矣涵養身心而恍然有得于身心之中沉潛經籍而超然有悟于經籍之表此之謂學知予幼時聞之長老云正德初吳門儒家生子性甚聰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

汝何知答曰見夙知之父竒其言取示之先
 檢論語讀不待指教而聲琅琅矣至八歲忽
 謂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真君令取經典
 耳今已熟記當去即仆地死父母哀痛為卜
 善地而葬焉將窆之際雷電風雨驟至眾驚
 散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此近語怪然亦
 可見上界神仙猶知重聖賢經典乃帝者則
 付之于烈火儒者則葬之為註脚何心也今
 秦灰已冷異說方熾君子安得不為斯道憂
 哉

予初令貴溪訪求前代忠臣義士而竟不可
 得也繼閱疊山謝先生登科錄云本貫貴溪
 寓居弋陽喜甚曰固知名邑自不乏人乃聚
 材鳩工建先生祠宇焉題曰顯忠以昔幽而
 今顯也且請于兩臺春秋祭享載之祀典揚
 芷菴作記謂濂洛關閩諸儒講明正學而文
 謝二公學皆宗朱故能成仁取義振世教于
 將衰維綱常于未造知言哉

文謝二公同榜
文狀元謝二甲

傳臚也

先生夫人李携二子避難貴溪山中採

草木實食元兵踪跡至今曰苟不獲李屠而

此舉殊快人意

墟李聞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終不屈
死壯烈哉與先生節義成雙矣故前堂肖先
生像後堂作夫人主竝載祀典云
戊子巳丑間吳中江右皆饑陳心穀開府江
右禁米越境蓋自爲地方計也而南臺方鍾
嶽以閉糴殃民劾之罷歸或謂方受賈人金
錢未必有之但彼此有災安能相恤則方之
論誠過當事者處之誠甚而陳公爲民去官
則何損哉

閱邸報政府計部及臺省競言遏糴之非其
意似爲越閩而咎吳也夫吳方遭洪水之災
自救不給安能救人而以遏糴咎吳謬矣矧
越閩兩省亦自有辨越爲吳之隣也閩非吳
之鄰也越今有災也閩今無災也越取米之
路惟吳而已若閩則可取之江右取之粵東
取之楚中而何必吳哉故遏越之糴不可遏
閩之糴無不可也且閩商至吳必泛大海險
遠甚矣而歲不憚數至至輒載米數萬去蓋
不盡資閩而資海島諸夷者多也此在豐稔
猶當禁之況大稔乎議者弗答而槩以遏糴

此論不

咎吳也尤謬矣

新進臺省困陬之久爭上封事侃侃正氣諤
諤讜言發于忠悃之實而當于輿論之公者
固多矣然其間得無有掇拾附會者乎得無
有巧摘文致者乎惟虛衷者能照之耳若陳
治則康不揚輩或附勢傷善或挾權納賄或
久干清議或新著穢聲俱入彈章殊快公憤
先儒謂光武黜郭后廢太子骨肉至親且相
薄何有于潛龍故人子陵之堅不肯仕窺其
微矣其說似奇其見實陋後世動輒計較利

子陵見東漢
尚事功其究
頽靡而不振
欲以節義維
之故曰士各
有志

大都毀多而
譽少

害議論大都如此若子陵者古之至人輕天
下細萬物志在潁水志在箕山豈慮及君臣
之好終與不終哉故予嘗贊之曰狂奴之態
巢父之心云

問錄中以君子許人者有矣然或以一節而
獲褒或以全德而遺譽何也曰孔聖嘗以君
子稱蘧伯玉矣而鄭僑亦得附君子之列又
嘗以君子稱宓不齊矣而顏淵反未蒙君子
之名蓋品格有至有未至揄揚有及有未及
可執一論哉

未有人正士者司
之服而稱端
世教者不可
不祭

此論是

男人以紅紫為袴蓋自嘉靖之季始然惟市
井輕薄兒有之近則諸生輩皆效尤焉而且
有以此為衣裳者殆所謂服妖歟抑男化為
女陽變為陰之象歟

言尊德性必及道問學言明明德必及新民
內外相資體用合一此聖門正傳自洙泗以
至紫陽悉由斯軌而近世儒者酷信禪說多
事內而遺外崇體而黜用自誇已超上乘而
由君子觀之則其所謂內也體也且茫然無
見猶在苦海中徒勤竺乾唾餘以欺人耳設
使釋迦有知亦必蹶然而笑之矣

自奉 三王竝封之 旨太倉為言者所

攻雖旋停止而攻之者不已公力求去

上慰留之曰朕自有深意當召鄉面見商量

國事可安心輔理慎無疑阻公乃入閣既閱

月而 上不召對公不請對臺省亦無言

予上疏畧云 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

子方今國事之大莫若 冊立而慰安首輔

之心俾無疑阻莫若 冊立 元子

陛下既欲安其心而不早正 元良之位其

竝封議寢實
岳石帆水部
之刀當時留
中之疏不知
凡幾似不必
昭乎揭而
示人

管讀太倉請
閣諸揭亦

重出

何以安之若徒以爵祿處之而已則首輔去而復來之謂何辭而後出之謂何而僅僅為爵祿縻也臣以為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之心一日不安即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止赧顏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疏入留中時癸巳四月二十五日也間數日而王侍御明等始以公疏請亦不報予又貽公書曰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子抱之逼鬼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庶幾乎

月苦心

乎 君心之一悟而 元良早建也則

宗廟社稷寔嘉賴之矣

稅豎橫楚率司理鉅執法繩之被誣逮獄五

載放歸處 有無子天道無知為善者懼

矣

予時坐

靜聽百鳥之鳴惟黃鶯

清

石最可人意故詩曰現皖

黃

知古人作詩即鳥獸草木

之

朴綽有古風敷正內外輿論

十載身歸相之無怨尤之

人物故十餘載而子孫貧

中丞齒及之中丞忻然曰

口而檄下矣因憶予令貴

侯者文已四紀猶在淺土予

此放鄉廉直士也三為買地

質之徐給

葬焉此特父母之責當然耳若中丞

開府重臣聞善勇為念故老之清操澤

漫錄評正卷之六

多集

占吳伍袁萃

橋李賀燦

故宦

日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

操死無

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

在故舊久遲脫驟之舉澤

工望于九京庶吏可為徒卑

雖其誰代乞于莊王此中丞

行縣葬

辰景饑象

溫

多 五十四

譽人亦以自

吾當捐此

溪時聞有

室不聞捐升合之惠方秦
乃不難捨三千石之多不憚
為 國家卹流殍固根本則
豈可以父故廢哉

屋漏不

之修遜世無悶是真隱堯舜其

君堯舜

是真事功

宋儒論漢勅晁錯十國所以破也予謂不然
即漢不斬錯十國亦何憂不破何也君臣之
間豈以曲直論哉且高祖基業至文景而培

之固矣景非弱主也條侯非二心之臣也七
國各自為政又同役而不同心也匪獨理不
克勢亦不克矣惡在一夫之斬與不斬耶
客有議又吳囚之者予曰囚之古之狷士也
未可輕議客未達予曰囚之不請托人人亦
不能請托之也饋遺人人亦不能饋遺之
也此兩者皆世俗中所最難得吾之畏友也
爾以同流合污者律之則其家議也亦宜
寇戎之警何國蔑有要在當事者運籌幃幄
之內折衝樽俎之間安平之火牛淮陰之木

兵難逢度謂
用兵只在擇
人此論是

聞谿嘗與余
結社長安中
從承天歸譙
約如故不聞

其後為高節
尤為難得

蠲田租其屢
普而均然寔
夫之無田者
曷與焉須蠲
與賑並行責
之良有司必
核必備荒其
可救乎

聖減竈增竈囊沙量沙皆臨敵制變非先事
豫謀故能除大寇定大難而樹大勲勞也頃
東夷西虜二難交作廷臣各持一見爭上封
事密勿輒為下部本兵輒為覆請無待兩軍
對壘而情形已洩雖有石畫奇計焉將用之
予疏言須擇督撫如督撫得人俾默運機權
毋顯露車奏識者頗是之而 廟堂之上
竟置不聽

王太守聞谿生長富貴之家而儉約如寒士
一難也博覽通古今二難也承天之變不惜

一官以衛士民三難也

問吳遭洪水當事者業已為民 請命矣將

蠲逋可乎曰蠲逋祇以惠頑民耳完課之良

民曷與焉將賑濟可乎曰賑濟祇以惠好人

耳村落之窮人曷與焉必也免本年稅糧乎

文景故事毋論已 國初軍旅數興用度煩

費然洪武十三年十九年天下稅糧本年見

徵者皆蠲之 國初賴其力僅十餘年猶且

憫其困今日資其用踰二百載能無恤其乏

况蘇郡賦額甲海內與諸郡迥別 廟堂

之上可執泥常格哉

既不知其人
何以一譽一毀

觀察曾捐家
貲輸賑否

問近起王洪陽張助所輿論何如曰洪陽予
舊寅也習知其品之高蓋介然冰清屹然嶽
等者也起之可以廉頑焉可以振懦焉若張
公則吾不知之矣

予高祖王田公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饑富室
多閉糴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貲之半糴米
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 聞授七品承事郎
散官公聞 命具衣冠望 闕叩謝是夜夢
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先祖寒泉

公果應其兆云

今有一人焉賄賂足以結納權貴智慧足以
籠絡賢豪時擊羣小以搏風力時陳讜論以
徼聲譽多取而不以貪著深中而不以險稱
殆名利兼收者固鬼神所忌也而人焉能居
之君子觀其終可爾

一壞于叅一
壞于保乃一
譽一毀有一
是必有一非
矣伍所褒者
皆激悍博名
之士論人者
究其本末可
也

王聚洲史武鱗數論時事皆慷慨激切允合
公評國有人焉

撫按薦舉方面有司類多溢美如稱其氣度
則曰泰山喬嶽稱其力量則曰補天浴日稱

其學術則曰繼往開來稱其事功則曰旋乾
轉坤此等語匪獨當者愧觀者笑而誇詡浮
誕之詞豈可聞之 當宁哉

嘉興府同知陳文焯署篆遣役往崇德催兵
餉至則已先解矣役索承行吏錢不得歐之
于縣堂知縣薛近兗怒杖之役歸糾闔府皂
快泣訴于文焯文焯第冷笑而已近兗送考
案入府而各役羣歐之毀其轎傘裂其袍帶
近兗白其狀文焯不理而推官徐大紳反咎
近兗近兗投劾諸上官徑行予試浙東畢回

悔慢有之不
至如所云云
形容太過反
為使君辱矣

伍公此舉殊
快人意

省聞之言于兩院當叅文焯而左轄曾景默
文焯鄉親也力阻之曰此事只須調停予作
色曰古今世事敗壞皆由調停之說誤之爾
府官縱衙役歐逐縣官而不問紀綱法度不
漸滅盡耶直指曰貴道勿動氣予曰邪氣不
可動正氣不可不動直指不懌予具叅文焯
兩院指摘峻厲而文焯憑依城社治事如故
予移檄切責之且書之高脚木牌以暴其罪
而嚴提首惡文焯乃去兩院叅疏亦上景默
暨守巡二道恨予以為越俎予曰我外臺風

海金言山
憲也貪酷官吏不公不法事情得以按問載
在簡書何云越俎哉

君子之交有二曰道曰義小人之交有二曰
勢曰利君子之交或有一時之隙小人之交
必無終身之好

君子攻小人常也君子攻君子則意氣之過
激也小人攻君子常也小人攻小人則權勢
之相軋也噫至于君子攻君子小人攻小人
而天下事不可爲矣

定州城中浮屠頗高廣衆嘗登焉萬曆初

聞之定州人
云此別有故
無紅袍持刀
之說

自第一層相推墜下死者百餘人止一童子
復甦問之則曰忽見紅袍神從空而來持刀
亂砍故耳禮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茲其爛
鑿也夫噫世之爲定州浮屠者何多也苟非
抱王尊之忠則蠻烟瘴雨之鄉天梯石棧之
險洞庭彭蠡長江大河之風波豈可輕蹈哉
固不若王陽之願爲孝子也

漫錄評正卷之六終

漫錄

卷之六

六



